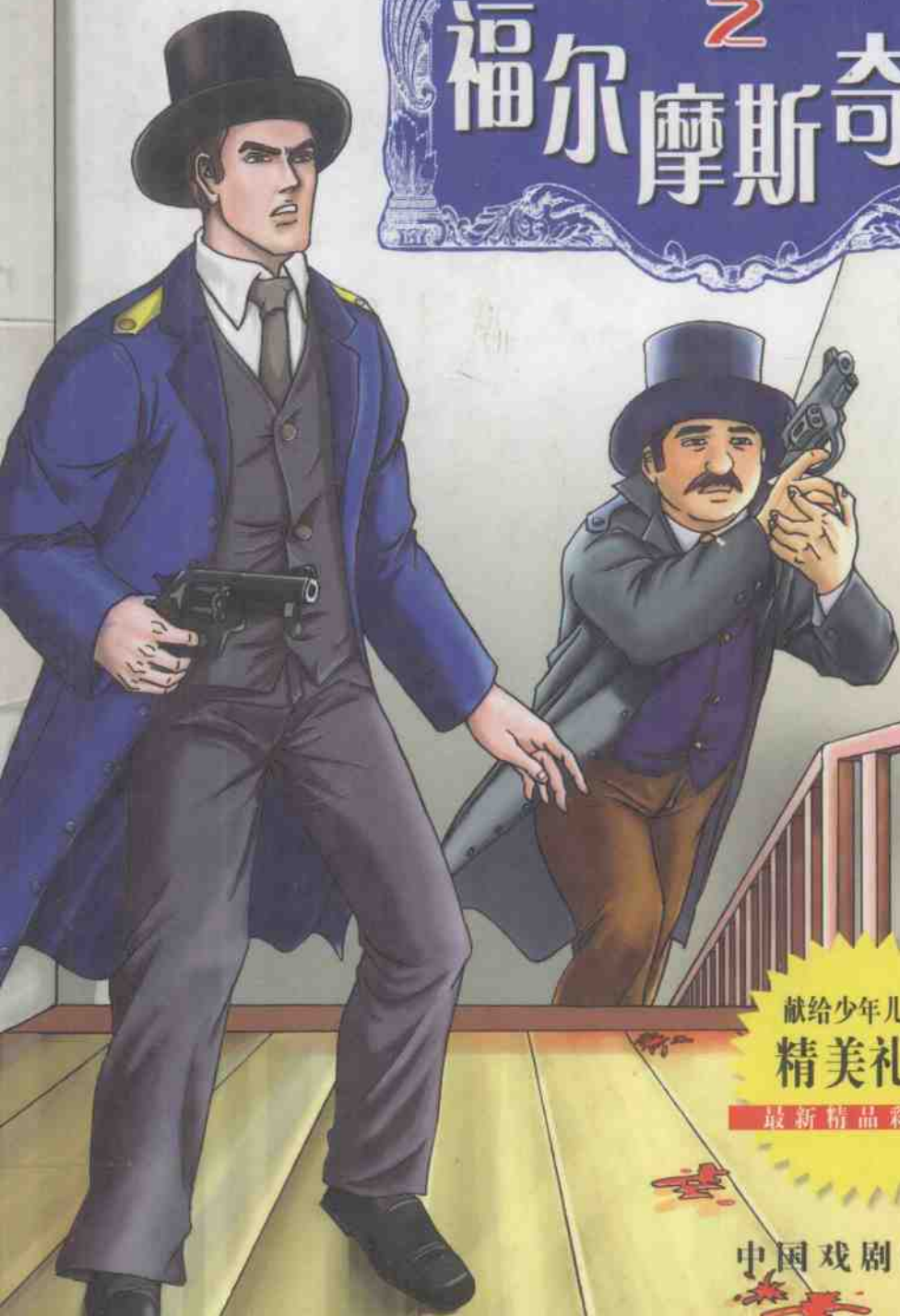


少儿智慧
搜索引擎

WWW.WISDOM
BOOKS.VIP/GO/

超级神探 之 福尔摩斯奇案



献给少年儿童的
精美礼物

最新精品彩图版

中国戏剧出版社

少 / 儿 / 智 / 慧 / 搜 / 索 / 引 / 擎

FUERMOSSI QI AN JI

福尔摩斯——奇案集

福尔摩斯奇案集

【精装版】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儿智慧搜索引擎/墨人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104-02500-9

I. 少... II. 墨... III. 智力游戏—少年读物
IV. G89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2052号

责任编辑:肖楠

王媛媛

策划制作:墨人



少儿智慧搜索引擎

福尔摩斯奇案集

【精装版】

编 著/墨人

责任编辑/肖楠 王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8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200印张

版 次/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00-9

定 价/(全套20册)39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前言

QIAN YAN

柯南·道尔(1859年~1930年)是英国杰出的侦探小说家。1928年~1929年,英国出版了福尔摩斯的短篇故事和长篇故事,所有的故事都以福尔摩斯为中心人物,汇集起来称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此后迅即被译成各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作品中合乎逻辑的推理引人入胜,结构起伏跌宕,人物形象鲜明。对于其艺术成就,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和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么大的声誉。”柯南·道尔被誉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成为世界最畅销书作家之一。他塑造的福尔摩斯已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身材瘦削、头戴猎帽、肩披风衣、口衔烟斗的神探形象深入人心。

好奇和探究心理是人的天性。把错综复杂、曲折离奇、悬念迭出的案情和侦探方法编成故事,篇篇故事又充满着丰富的科学知识、紧张惊险的场面和克敌制胜的勇气与智慧,那自然会引人入胜,使人的好奇心和审美情趣得到极大的满足,因而对福尔摩斯产生浓厚的兴趣。福尔摩斯探案是探案小说永远的经典之作、顶峰之作,它的每一则故事都包含深刻的人文思想内容,人物具有文学典型意义。

因此,我们选编了《福尔摩斯奇案集》这本书,书中的几个典型案件情节扑朔迷离,结构奇妙多变,引人入胜,同时,书中生动形象的插图再现案件的惊险离奇,给读者呈现一个冷静、智慧与勇气并存的神探福尔摩斯。

最后,愿本书成为您生活当中的良师益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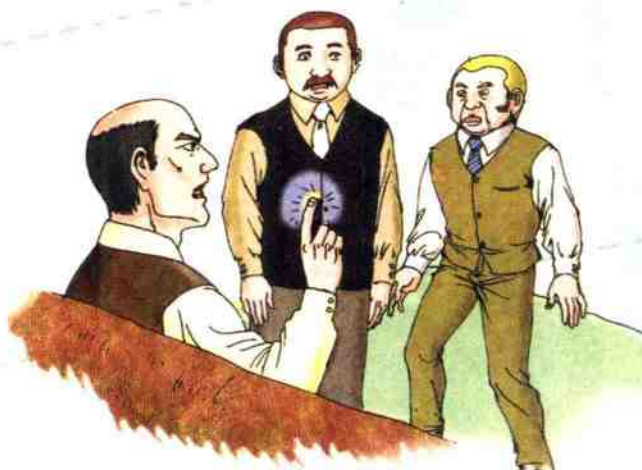
编者

QIAN YAN



目录

MU LU



五个桔核	(5)
波希米亚丑闻	(26)
红发会	(50)
博思柯姆比溪谷命案	(75)
蓝宝石案	(97)
卡菲克思失踪之谜	(123)
紫藤住宅里的奇遇	(141)



五个桔核

当我粗略地看了一遍我积存的 1882 年至 1890 年间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笔记和记录时,我发觉摆在我眼前离奇有趣材料浩如烟海,实在太多了,竟不知如何取舍。有些案件通过报纸已经广为流传,但是也有些案件缺乏可供我的朋友尽情发挥其出类拔萃的才能的余地,而我朋友的这种卓越才能正是那些报纸亟想报道的主要题材。还有些案件使得他那擅长于分析的本领无法施展,正像有些故事一样,成为有头无尾的了。又有一些案件,他仅搞清楚了一部分,对其情节的剖析只是出于推测或臆断,而不是以我的朋友所珍视的、准确无误的逻辑论证为依据。在上述最后一类案件中,有一个案件情节异常、结局离奇,使我迫不急待地想要叙述出来,尽管与这桩案子有关的一些真相是从未弄明白,而且也许是永远弄不明白的。

1887 年我们经手过一系列颇为有趣和趣味不大的案件,有关这些案件的记录,我都保留着。在这一年的 12 个月里记录的标题中,有关于如下各案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这个业余乞丐团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拥有一个穷奢极侈的俱乐部;“美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案”;“格赖斯·彼得森在巫法岛上的奇案”;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记得在最后一案里,当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该表在两小时前曾被上紧了发条,从而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死者已上床就寝。这一推论对于澄清案情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案件,我有朝一日也许会略述其梗概,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案件比我现在就要执笔描述的有着一连串扑朔迷离情节的案件更加怪诞不经。

那时正值 9 月下旬,秋分时节的风暴雨猛烈异常。一整天狂风怒号,大雨滂沱,甚至在这伟大的人类用双手建造起来的伦敦城内,我们在这时刻,也失去了从事日常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认伟大的自然界威力的存在。它犹如铁笼里未经驯服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人类

怒吼。随着夜幕的降临，暴风骤雨也更为猛烈。风时而大声呼啸，时而低沉饮泣，颇似从壁炉烟囱里发出来的婴儿哭泣声。福尔摩斯坐在壁炉的一端，心情忧郁，正在编制罪案记录的互见索引；而我则坐在另一端，埋头阅读一本克拉克·拉塞尔著的有关海洋的小说。这时屋外狂风咆哮，瓢泼大雨渐渐变成海浪似的冲击，仿佛和小说的主题互相呼应，混成一体了。我的妻子那时正回娘家省亲，所以几天来我又成为贝克街我那故居的旧客了。

“嘿，”我说，抬头望了望我的同伴，“确实是门铃响。今夜谁还能来？也许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哪里还有什么朋友？”他回答道。“我并不鼓励人们来访。”

“那么，是位委托人吧。”

“如果是委托人，案情一定很严重。如果不严重，此时此刻谁还肯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人更可能是咱们房东太太的亲密朋友。”

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有人在敲门。他伸出手把照亮他自己的那盏灯转向那张客人将要就座的空椅子一边，然后说：“进来吧。”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年龄大约 22 岁左右，穿着考究，服饰整洁，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他手中的雨伞水泄如注，身上的长雨衣闪烁发亮，这



些都说明他一路上所经历的风吹雨打。他在灯光下焦急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这时我看出他的脸色苍白，双目低垂。一个被某种巨大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的神情往往如此。

“我应当向您道歉，”他边说边将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戴上。“我希望我不致打扰您！我担心我已经把从暴风雨里带来的泥水玷污了您整洁的房间。”

“把您的雨衣和伞都给我，”福尔摩斯说，“把它们挂在钩子上，一会儿就会干的。我看，您是从西南来的吧。”

“是的，从霍尔舍姆来的。”

“从粘在您鞋尖上混合在一起的粘土和白垩上，我就很清楚地看出你是从那里来的。”

“我是专程来向您请教的。”

“这我很容易做到。”

“并且还要请您帮助。”

“那可就难说了。”

“我已久闻大名，福尔摩斯先生。我听普伦德加斯少校说过，您是怎样把他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件中拯救出来的。”

“啊！不错。人家诬告他用假牌行骗。”

“他说您能解决任何问题。”

“他说得言过其实了。”

“他还说您是常胜将军。”

“我曾失败过四次——三次败于几个男人，一次败于一个女人。”

“可是，这同您无数次的胜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你说得没错，一般来说我还是成功的。”

“那么，对于我的事，您可能也会成功的。”

“请您把椅子挪近壁炉一些，讲一讲您这件案子的一些细节。”

“这决不是一个寻常的案子。”

“到我这里来谈的案子都是不寻常的。我这里成了最高上诉法院。”

“可是，先生，我想问您，在您的经验中，有没有听说过比我家族中所发生的一连串更为神秘、更难解释的事件？”“您说的使我极感兴趣，”福尔摩斯说道，“请您首先告诉我们一些主要事实，我随后会把我认为至关重要的细节提出来问你。”

那年轻人朝前挪动了一下椅子，把两只穿着潮湿鞋子的脚伸向炉火边。

他说：“我名叫约翰·奥彭肖。据我的理解，我自己本身同这可怕的事件没有多大关系。那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为了使您对这件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必须要从这一事件的开端谈起。

“您要晓得，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开设一座小工厂，在发明自行车期间，他扩展了这个工厂，并享有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权，因而生意十分兴隆，这就使他后来能够将工厂出让，而依靠一笔巨款过着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成了佛罗里达的一个种植园主。据说他经营得很不错。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后来隶属胡德部下，升任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他解甲归田，重返他的种植园，在那里又住了三四年。大约在 1869 或 1870 年，他回到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曾发过大财，他之所以离美返英，是因为他厌恶黑人，也不喜欢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他是个很怪癖的人，凶狠急躁，发怒时言语粗鄙，性情极为孤僻。自从他定居霍尔舍姆以来的这些年月里，他深居简出，我不知道他曾否涉足城镇。他拥有一座花园，房子周围有两三块田地，他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可是他却往往几个星期都一直足不出户。他狂饮白兰地酒，而且烟瘾极大，但他不喜欢社交，不要任何朋友，甚至和自己的胞弟也不相往来。

“他并不关心我；实际上，他还是喜欢我的，因为他初见我时，我不过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那是 1878 年，他已回国八九年了。他央求我父亲让我同他一起住，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来疼爱我。当他清醒不醉时，喜欢同我一起下棋。他还让我代表他跟佣人和一些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到我十六岁时，已俨然成为一个小当家了。我掌管所有的钥匙，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即可。不过，也有一个奇特的例外，那就是在阁楼那一层有着许多房间，而唯独其中一间堆存破旧杂物的房间常年加锁，无论是我或其他任何人，都严禁入内。我曾经怀着一个男孩子的好奇心，从钥匙孔向屋内窥视。可是除了预料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会堆存着一大堆破旧箱笼和大小包袱之外，就别无其它了。

“有一天,那是在 1883 年 3 月,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放在上校的餐盘前面。对他来说,一封来信却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因为他的账单都用现款支付,他不管什么样的朋友都没有一个。‘从印度来的!’他一边拿起信来,一边诧异地说道,‘本地治里邮戳!这是怎么回事?’在他急忙拆开信封的时候,忽地蹦出 5 个



又干又小的桔核嗒嗒地落在盘子里。我正待张嘴发笑,一看他的脸,我的笑容顿时从我的唇边消失了。只见他咧着嘴唇,双眼突出,面如死灰,直瞪瞪地瞧着颤抖的手中仍旧拿着的那个信封。‘K·K·K!’他尖叫了起来,接着喊道,‘天哪,天哪,罪孽难逃呀!’

“我叫道:‘伯伯,怎么啦?’

“‘死亡!’他说着,从桌旁站起身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剩下我在那里怕得心惊肉跳。我拿起了那信封,发现信封口盖的里层,也就是涂胶水的上端,有 3 个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的 K 字。此外,除了那 5 个干瘪的桔核,别无他物。是什么原因使他吓得魂飞魄散呢?我离开那早餐的桌子上楼时,正好碰见他走下楼来,一手拿着一只旧得生了锈的钥匙——这一定是楼顶专用的了,另一手里却是一个像钱盒似的小黄铜匣。

“‘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仍将战胜他们。’他发誓赌咒地说道。然后,对我吩咐道:‘叫玛丽今天给我房间里的壁炉升火,再派人去请霍尔舍姆的福德·汉姆律师来!’

“我照他的吩咐办了。律师来到时,我被召唤到他房间里。炉火熊熊,在壁炉的炉栅里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纸灰烬。那黄铜匣放在一旁,敞着盖,里面空空如也。我瞥了那匣子一眼,大吃一惊,因为那匣子盖上印着我上午在信封上所见到的那三个 K 字。

“‘约翰,我希望你,’我伯父说道,‘作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连带它一切有利和不利之处,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亲。无疑以后从你父亲那里又会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安无事地享有它们,自然是好;不过,如果你发觉不能,那么,孩子,我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死敌。我很遗憾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也真说不上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请你按照福德·汉姆律师在遗嘱上指给你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吧。’

“我照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将遗嘱带走了。您可以想到,这件奇特的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反复思量,多方揣摩,还是无法明白其中奥秘。可是这件事留下来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觉却始终难于摆脱,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安之感逐渐缓和,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干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尽管如此,我仍能看出我的伯

父从此举止异常。他酗酒狂饮更甚于往

日,并且更加不愿意置身于任何

社交场所。他的大部分时间

都消磨在他自己的房间

之内,而且房间内门上还

上了锁,但是他有时又像

酒后发狂,从屋子里一冲

而出,手握左轮手枪,在

花园中狂奔乱跑,尖声叫

喊,说什么他谁也不怕。

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也

不能把他像绵羊似地圈

禁起来。

“等到这阵激烈的突

然发作过去以后,他又心

慌意乱地急急跑回房间

里去,把门锁起来,还插

上门闩,好像一个内心深

处渗透了恐惧的人,无颜

再虚张声势地装下去那



样。在这种时刻，我见到他的脸，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是冷汗涔涔、湿漉漉的，似乎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

“噢，福尔摩斯先生，现在说说此事的结局吧，不能再辜负您的耐性了。有一夜，他又撒了一回那样的酒疯，突然跑出去，可是这一次，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去寻找他时，发现他面朝下摔跌在花园一端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并未发现施行任何暴力的迹象，坑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鉴于他平日的古怪行径，断定为‘自杀’事件。可是我素来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总觉得难于相信他竟会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如此，事过境迁，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以及他存在银行的大约14000英镑存款。”

“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言道，“我预料您所说的这案情将是我所听到的一件最出奇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被信以为真的自杀日期告诉我。”

“收到来信的日期是1883年3月10日。他的死是在7个星期后的5月2日。”

“谢谢您。请说下去。”

“当我父亲接收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时，他应我的建议，仔细检查了长年累月挂上了锁的阁楼。我们发现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虽然匣内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表明了奥彭肖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顶楼上其余的东西都无关紧要。这些散乱的东西，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大多与政治有关的记录，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参加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的随身只带着一只旅行手提包进行搜刮的政客。

“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正值1884年初，直到1885年元月，一切都称心如意。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时，我的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的掌心上有5个干瘪的桔核。他平日总嘲笑我所说伯父的遭遇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一旦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却也吓得大惊失色，神志恍惚。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这是K·K·K。’我说。

“他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着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花园里有日晷仪,别处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有什么关系?对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警察,’我说。

“‘这样,我痛苦,却让他们讥笑,我不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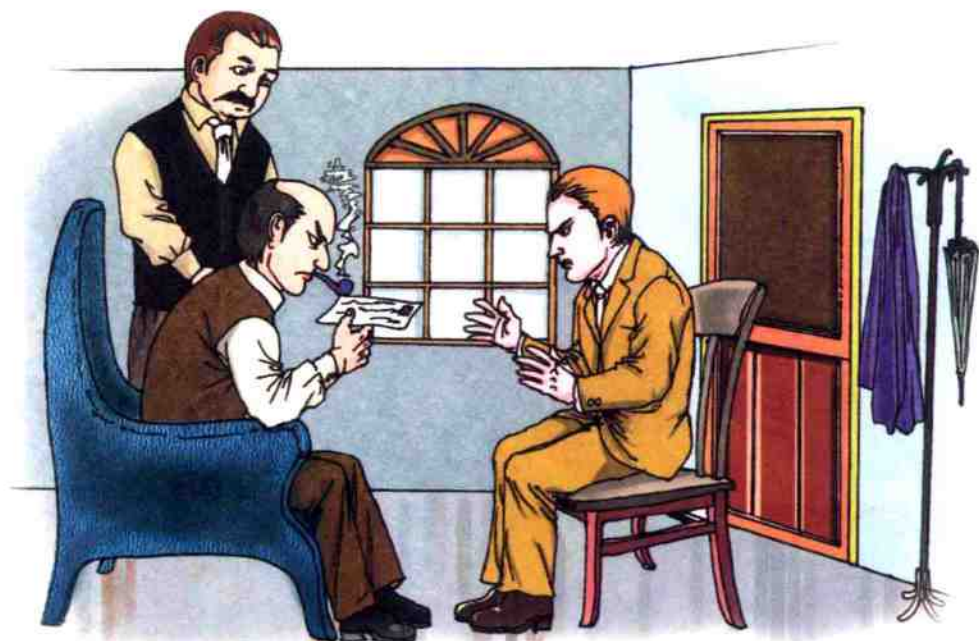
“‘那么让我去报告吧。’

“‘不,也不许你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充满大祸将临的预感。

“接到来信以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普茨坦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我为他的出访而感到高兴,在我看来,仿佛他离开了家倒可避开危险。可是我想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一封电报,要我立即赶赴他那里。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这附近地区是很多的。他摔碎了头骨,躺在里边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与世长辞了。显而易见,他是在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由于对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无栏杆遮挡,验尸官便毫不迟疑地作出了‘由于意外致死’的判断。我审慎地检查了每一件与他死因有所关联的事情,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行动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关于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是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你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



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所决定的，所以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另一所房子里，祸事必将同样紧迫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 1885 年 1 月惨遭不幸的，至今已两年 8 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我已开始抱着这种希望：灾祸已远离我家，它已与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終了。谁知我这样的自慰还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临门了，情况和我父亲当年经历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向桌旁，他摇落在桌上 5 个又小又干的桔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我父亲接到的最后一封信里的几个字：‘K·K·K’，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福尔摩斯问道。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他低下头去，用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觉得毫无办法。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面临着一条蜿蜒前来的毒蛇。我好像陷入一种不可抗拒和残酷无情的恶魔魔爪之中，而这魔爪是任何预见、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法防范的。”

“不！不！”福尔摩斯嚷道，“您一定要采取行动啊，先生。否则，您可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精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挽救您的了，可没有唉声叹气的闲工夫啊！”

“我去找过警察了。”

“啊！”

“但是他们听我诉说以后，仅仅付之一笑。我相信他们已经形成固定的看法，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正如验尸官所说的，完全是出于意外，因此不必和那些前兆联系到一起。”

福尔摩斯挥舞着他紧握的双拳，喊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

“可是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

“今晚同您一起出来了没有？”

“没有。他奉命只呆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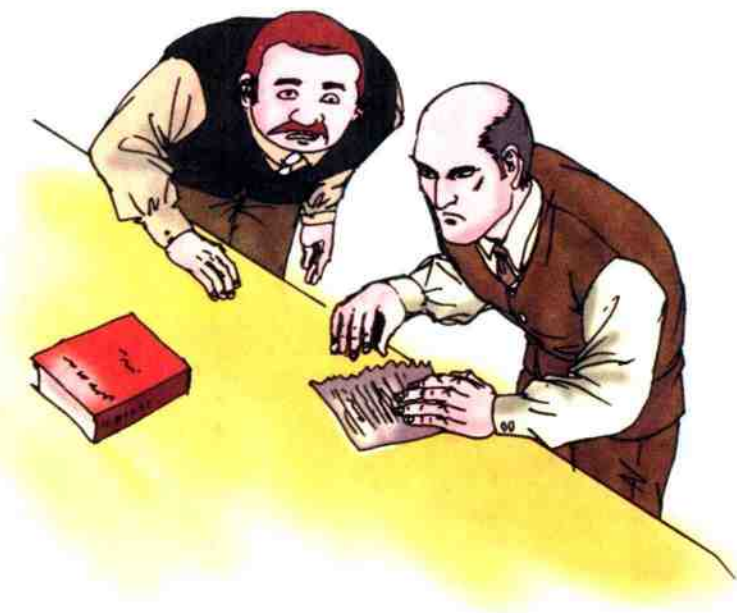
“那么，为什么您来找我？”他叫道，“再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您一开始就来找我？”

“我不知道啊。只是到了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少校谈了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的。”

“您接到信已经整整过了两天。我们应当在此之前采取行动。我估计您除了那些已经向我提供的情节以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没有什么可以对我们有用的带有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他在上衣口袋里翻找了一番以后，掏出了一张褪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我有些记得，”他说，“那一天，我的伯父在焚烧文件的时候，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文件纸边是这种特殊的颜色。我在伯父屋子的地板上发现了这张纸。我倾向于这样的想法：它是从一叠纸里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焚烧掉。纸上除了提到桔核之外，恐怕它对我们帮助不大。我想它也许是私人日记里的一面，字迹毫无疑问是我伯父的。”

福尔摩斯把灯移动了一下，我们两人弯下身来观看那张纸。纸边参



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有“1869年3月”字样,下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

- 4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 7日:把桔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 9日:麦考利已清除。
- 10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 12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你!”福尔摩斯同时把那张纸折叠起来还给了客人。“现在您连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必须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应该怎么做呢?”

“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且一定要刻不容缓立即就办。您必须把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去,还要放进一张便条,说明所有其它文章都已被您的伯父烧掉了,这是仅剩的一张。您一定要使用他们能够确信无疑的措词。做完这一切以后,您必须马上就把黄铜匣

子按信封上所说的放在日晷仪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了。”

“现在不要想报仇之类的事。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达到那目的。既然他们已经布下了罗网，我们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威胁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惩处罪恶的集团。”

“谢谢你，”那年轻人说着站起来，穿上雨衣，“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点去做。”

“您必须分秒必争。与此同时，您首先必须照顾好您自己，因为我认为，毫无疑问有一种非常现实和迫近的危险正在威胁着您。您怎样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乘火车回去。”

“现在还不到9点钟。街上人还很多，所以我相信您也许能平安无事。不过，您无论怎样严加小心都不会过分。”

“我有武器在身。”

“那还好。明天我就开始办您的案子。”

“那么我就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您这案件奥秘在伦敦。我将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么我过一天，或者两天，再来看您，告诉您关于那铜匣子和文件的信息。我将遵照您的指点逐一去办。”他和我们握手告别。门外狂风依旧呼啸不已，大雨瓢泼，簌簌不停地敲打着窗户。这个离奇、凶险的故事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而来到我们这里的——它仿佛是强风中掉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片落叶——现在又被暴雨卷走了。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倾，目光凝注在壁炉的红彤彤的火焰上。随后他点燃了烟斗，背靠坐椅，望着蓝色烟圈一个跟着一个地袅袅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想我们经历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一件比这个更为稀奇古怪的了。”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判断。

“除了‘四签名’案外，也许是这样。”

“嗯，对了。可是在我看来，这个约翰·奥彭肖似乎正在面临着比肖尔托更大的危险。”

“但是，你对这是什么样的危险是否有了任何明确的看法？”我问道。